

古镇茶馆

骆洪宾

民日常生活,老虎灶专门供应热水。每天一大早,当烧开第一锅热水的时候,老虎灶门口就喧闹了起来,提着水壶、热水瓶的大人、小孩,纷至沓来打开水,灌满一瓶仅要一分钱。如果你是老客户,可以一毛钱买13根竹制的水筹子,一根水筹子打一瓶水。有的店主还在“水文化”上做文章,辟出一两间房屋,摆上桌子板凳,顺便开起了小茶馆。房屋多的,还有一个说书场。中街上有一家老虎灶,我是那里的常客。还记得,河下古镇不产茶,却有一条三百多米长的巷子叫茶巷,专营茶叶。茶巷天兴观是一座有名的古建筑,这里供奉道家的天官、地官、水官神像,周围百姓习惯叫它“三官殿”。乾隆《淮安府志》言:“天兴观升凡七,在大殿神座下水最甘美。”因此,附近茶巷人家最喜从井中取水烹茶待客,此为河下人接待贵客之道。

明清时期,古镇河下是淮北盐商的集散地,有“富有无堤,甲于诸镇”之美誉。居民上午有“吃早茶”的习惯,也就是“上茶馆”。这个时候,巷陌里的茶馆甚多,即便到了民国,茶馆依然林立,湖嘴大街有“幽香”“万花楼”“玉盏春”,花巷有“文楼”“五湖”“三江”,茶巷有“江南春”“新龙泉”,罗家桥有“古仙居”“刘元贵”,二帝阁有“四泉楼”……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老虎灶和老茶馆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。

现在这家茶馆的主人,起名“老虎灶”的用意很深,一是传承河下的历史文化,二是有一种念旧的情怀,三是活跃古镇的旅游经济。



过前厅往里走,是一座精巧雅致的四合小院,约一百平方米。院中,有假山、水池、植物、建筑、回廊,还有一口古井,尽显古典园林之美,让人心生欢喜。北边是坐北朝南一排厢房,起名“私塾馆”,名人牌匾布置甚雅,古时的学桌、学凳排列有序,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。东边是面西的两间主屋,起名“进士居”,一块年代久远的“进士”老牌匾饱经岁月沧桑。另一间布置成古代人家的卧室,都是老式的家具,给人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感受。南边是沿墙回廊,有敞开式的茶座,屋檐之下,雨雪无碍。回廊上,青砖地面、白色粉墙、栏杆、朱红立柱,摆上几张老式的桌椅,上铺蓝底白花的桌布,桌上摆一小盆随风摇曳的翠竹。优雅清静的环境,是客人们品茶观景的绝佳地点。东北角上,还有一个小院落,有钱庄、当铺、摇绳巷、钉铁巷的浓缩景观,遍地都是琳琅

满目的民俗老物件,有石磨、风箱、砖雕、茶叶担子、竹匾、竹篮、木制摇绳机等。主人收藏的两块老石碑尤为珍贵,一块是“姜桥巷”,代表着河下古代街巷标志性的文化实物;另一块“福建会馆”,更是河下过去会馆林立、商业发达的历史见证。

细雨绵绵下个不停,我的心中反而多了一份愉悦。在茶桌边一坐下,蓦然想起唐代李涉的一首诗:“终日昏昏醉梦间,忽闻春尽强登山。因过竹院逢僧话,偷得浮生半日闲。”如今,灯红酒绿的都市里,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难得有人有此觉悟,也包括我自己。于是,点了一壶龙井茶、一碟五香花生米。一个人,一壶茶,一世界,尽情享受午后的美好时光,在一缕茶香中,探索人生的真谛。为了不影响心情,我索性关掉了手机。我也是喜茶之人,平时缺少探索茶的境界。此时,静下心来,细品慢酌,才发现茶的真味如此充实。

河下是千年古镇,给人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,有许多的历史古迹,已经成为淮安旅游必来的打卡地。今天,虽然下着小雨,但茶馆里的人气很旺,多是外地来的游客,也有当地人慕名前来品茶参观的,透出往昔的热闹和繁华。茶馆一大早开门营业,到上半夜才关门,免费对外开放,提供休憩、娱乐、读书的场所,让游人随意游览拍照,还经营许多当地的特色小吃,如豆腐脑、薄脆、油端子、茶馓……

我在茶馆里喝茶,翻翻书,看看古物,品品小吃,悠闲自在,忘却了烦恼,心中澄明一片。小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?此时,已是傍晚时分。

倏忽之间,季节华丽转身。下雪的日子里,约上好友来这里围炉煮茶,又会是怎样的体验呢?我想,茶香中一定有诗与远方。

《老残游记》中的山河美景

骆洪宾



刘鹗,谱名震远,原名孟鹏,字云抃、公约。后更名鹗,字铁云,号老残,署名“鸿都百炼生”。祖籍镇江丹徒,寄籍山阳(今淮安),生于清咸丰八年,卒于清宣统元年。他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,但无意仕途,致力于算术、医学、文学、水利等实际学问,喜欢收集书画碑帖、金石甲骨等。52年,是这位晚清一代奇人的人生长度。

一本《老残游记》,就是一部晚清社会史。该书被鲁迅先生评为晚清四大“谴责小说”之一,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成就。严复说:“中国近一百年内无此小说。”王国维说:“不意中国亦有此人!可与英国最高水平小说平行。”林语堂说:“文字之机趣,描写之生动,有限人自会辨别。”鲁迅说:“摘发所谓清官者之可恨,或尤甚于赃官,言人所未尝言,虽作者亦甚自喜。”

《老残游记》中的主人公,是一位名字叫老残的走方郎中,四方游历,写下了一路上所见所闻的风物人情、贪官污吏、宦海浮沉、百姓困苦。书中描写的山河景色,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一般。

“蓬莱”作为海上神山的名字早已传开了,素以“人间仙境”著称于世,其“八仙过海”的美丽传说和“海上屋楼”的绝世奇观享誉海内外。《老残游记》的故事,便

从这里开始了。“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,名叫蓬莱山。山上有个阁子,名叫蓬莱阁。这阁造得画栋飞云,珠帘卷雨,十分壮丽。西面看,城中人户烟雨万家;东面看,海上波涛峥嵘千里。”短短数语,蓬莱胜景一下子就跃入了人们的眼帘。

老残离开了登州府,向西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。那个年代,交通不发达,道路崎岖难行。书中交代“上车去了”。我想,一定乘坐的是骡车。登州府到济南府,有近500公里的路程。以骡车日行夜宿的速度来看,可能要行走好多天,一路颠簸的辛苦可想而知。途中的情景如何呢?书的第二回中写道:“一路秋山红叶,老圃黄花,颇不寂寞。”寥寥数字,写了秋天的风景,又抒发了自己的情感,犹如神来之笔。

济南府是名城古邑,有“泉城”之美誉,自然风光优美,人文景观很多,历史文化底蕴深厚,是一处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。文人墨客至此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美文。此时的老残,还没有听到和看到贪官污吏的桩桩劣迹,也没有真正体验到民间老百姓的种种困苦。在这种情形之下,他的心情自然是不错的。于是,怀着一种愉悦的心情,游走在济南

府的山水之间。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,山河大美的词汇烂熟于心。一边走,一边看,大篇幅地写景抒情,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处处美不胜收的世界。

“到了济南府,进得城来,家家泉水,户户垂柳,比那江南风景,觉得更为有趣。”老残观察入微,惜字如金,用“家家泉水,户户垂柳”八个字,写出了这座城市的特点来,让人拍手叫绝。江南他一定是去过的,否则也不会有此比较,说明他阅历甚广。

第二天的午后,老残一个人步行至鹊华桥边,雇了一条小船,荡起双桨,悠悠地向西边荡去。在铁公祠前,书中写道:“朝南一望,只见面对千佛山上,梵宇僧楼,与那苍松翠柏,高下相间,红的火红,白的雪白,青的靛青,绿的碧绿,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,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,做了一架十里长的屏风。正在叹赞不绝,忽听一声渔唱,低头看去,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得同镜子一般。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,显得明明白白,那楼台树木,格外光彩,觉得比千佛寺还要好看,还要清楚。”老残置身于此,先仰望,后低首,一座千佛山,山水交融,宛若一幅画。

山的景致写完后,读者还沉醉在其中时,另一处风景又接踵

而来:这湖的南岸,上去便是街市,却有一层芦苇,密密遮住。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,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,好似一条粉红的绒毯,做了两个山的垫子,实在奇绝。

在济南府的日子里,老残以游玩为主,还对趵突泉、金线泉、黑虎泉有过描写,举一为例:这趵突泉乃济南府七十二泉中的第一个泉,在大池之中,有四五亩地宽阔,两头均通谿河。池中流水,汩汩有声。池子正中间有三股大泉,从池底冒出,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。

离开济南府后,老残去了曹州府、东昌城、齐河县等地,对山河美景均有描写。

老残来到淮安城内投亲戚,住在他姊丈高维家中,《老残游记》中这样写道:住在淮安城内勺湖边上。这勺湖不过城内西北角一个湖,风景倒十分可爱。湖中有个大悲阁,四面皆水;南面一道板桥有数十丈长,红栏围护;湖西便是城墙,城外帆樯林立,往来不断。到了薄暮时候,墙上露出一角风帆,挂着重红的夕阳,煞是入画。

没有来过淮安的人,也能从《老残游记》中感受到祖国的山河之美。

写文章观察细致,很接地气。冰心老人曾经说过:创作来源于生活,没有生活中的真情实事,写出来的东西就不鲜活,不生动,没有生活中真正感人的情境,写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感人。洪宾细腻的笔触总能触碰到生活的深处,难怪写出来的文章都是那么地感人至深。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这几年来,洪宾勤奋写作。散文《家乡的蒲菜》被《新华日报》刊用,《高邮,我的一次文化之旅》被《散文选刊》刊发,他的散文还多次获奖,写的诗歌获得袁鹰文学奖。

一个人写好三两篇稿件不难,这是第一步,难的是第二步,在现有的基础上突破。如何突破?这当然还需要他多读书、读好书。这样对生活才能多一份感悟,在行走途中,才能多一份联想和想象。愿他在文学的百花园中更进一步。



骆洪宾 中国散文学家协会会员,江苏散文学会会员,江苏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新华日报》《散文选刊》《中国散文学家》《青年文学家》《西部散文选刊》等报刊杂志。获第二届袁鹰文学奖,首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“美林杯·生态文化杂志社征文”三等奖,作品入选第三届中国散文精选300篇,“遵义杯”第五届《中国最美游记》。

家乡的蒲菜

淮水之滨,古有淮安。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城,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,城内有萧湖、勺湖、月湖,城南数十里处有白马湖、宝应湖,东南方有绿草荡,西南方还有国内四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。蒲草,是淮安城乡滨水之地随处可见的水中植物,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淮安人取蒲的嫩茎做菜肴,食用蒲菜的历史久远。至今,蒲菜仍是城乡寻常百姓人家饭桌上的美味佳肴。蒲菜,洁白如玉,鲜嫩清香,有“淮笋”之称,更有“天下第一笋”“淮扬第一名蔬”之誉。

在古城西南隅的月湖边散步,走上初夏的眉端。一泓野水,方圆百亩。湖中,碧波荡漾,蒲草吐翠,莲花绽放,岸柳垂金线,野鸭水中飘,鹭鸟空中飞……一派野趣横生的景象。此时,湖边的一个码头上,几位年事已高的湖民,坐在小板凳上剥蒲菜。他们的身旁,一边是青嫩的蒲草,一边是洁白的蒲菜。新出水的蒲菜,味道清香。又见蒲菜,让我蓦然想起小时候与蒲菜有关的往事来。

童年时,我家住城南门的城墙脚下,与月湖仅百米之遥。夏日里,我家门口的几个男孩子天天结伴去湖中游泳戏水,口干或肚子饿时,就乱拔蒲草,吃又甜又嫩的蒲茎,常常把湖中弄得一片狼藉,惹得以湖为生计的湖民经常到家里来告状,父母亲总是左赔礼、右道歉。我们回家后,轻者遭训斥,重者打屁股。但是,我们太顽皮,还是我行我素,屡教不改;冬季里,常去湖中溜冰、滚铁环、凿冰拔蒲根吃……记忆中,家住月湖边,吃蒲菜是经常的事。那时家里穷,母亲总是买蒲杆回家,自己剥蒲菜。这样虽然花工夫,但是省钱,剥

下来的蒲菜外皮,晒干后还能当蒲绳用。久而久之,我也成了剥蒲菜的高手。

家里烧蒲菜,其配料随季节而变化。春天里,家里地上长的新蚕豆能吃时,蚕豆米子烧蒲菜,那真是菜肴中的一绝。蚕豆米子的清香和蒲菜的清香,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,味道鲜美,总会让人味蕾大开;秋天里,蒲菜烧豆腐,是家常菜;端午节或中秋节,能吃上一顿蒲菜烧猪肉。至于现在淮扬菜系列中的名菜:如蒲菜炆狮子头、开洋蒲菜等,小时候真的没听说过,更没有吃过。

故乡人喜欢吃蒲菜,是有渊源的,传说中,它有一段悲壮的历史。南宋绍兴五年,著名的抗金女英雄梁红玉随夫韩世忠镇守淮安,因被金兵长期围困,在内无粮草、外无援军的情况下,偶然发现马食蒲茎,因而取蒲茎代食,解决了粮食尽绝的困境,终于打败了金兵。故淮安民间又称蒲菜为“抗金菜”。

故乡的蒲菜,是淮扬菜中的精品,淮安特有的美味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对它作过宣传。制作蒲菜菜肴,烧、烩、炒、焖、蒸各具特色。淮安蒲菜,以月湖所产的蒲菜最为肥美,名气很大。月湖中的小岛上,历史上曾有一处淮上名胜——天妃宫,故月湖蒲菜又称“天妃宫蒲菜”。这里的蒲菜好,其原因有二:一是月湖形成的年代久远,湖中水浅淤深,所产的蒲菜茎粗白长,壮而不老;二是月湖水质好,蒲菜烧出来后不变色,总是白嫩的模样,这是其他地方所产的蒲菜不能比的。

月湖的面积不大,是淮安古城里唯一还没有被开发的原生态湖泊。“天妃宫蒲菜”出产量很少,预定方可购得,且价格不菲。

与洪宾接触,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豁达开朗,温文儒雅,乐观向善。有人说文如其人,人如其文,洪宾行文和做人也确实如此。1973年17岁的他初中刚毕业,正赶上知识青年下乡劳动锻炼,每天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和成年人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可想而知当时的条件是多么的艰苦。他在散文《致逝去的知青岁月》这样写道:“土墙草顶的知青屋,是我们遮风挡雨的地方,也是心灵憩息的港湾。屋前飘零的红叶,如同青春点燃的篝火,把激情的岁月天空照亮;屋后荷塘的月色,宛若一首抒情的歌,在碓砣光阴里轻吟浅唱;屋上的炊烟,仿佛一朵飘荡的云彩,寄托着我们明天的希望。”在这段诗意的文字中,我们看到了他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。

家乡淮安是座文明古城,大街小巷,名人故居,文脉古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笔耕不辍,乐写人生

——骆洪宾散文印象

季学军

读者的共鸣。散文《文楼》语言生动丰富,通过简练形象的描述,让读者好像穿越到了“市不以夜息”的河下远古的繁华场景中。读者好像就是当年文楼围观的那波“吃瓜”群众。该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:“席上,恰逢一友人过小生日,另一友人即兴出一谜语:日出东方喜洋洋。谜底是:‘生日快乐!’”一条谜语,活跃了气氛。瞬间,一种无穷的乐趣萦绕于心。”洪宾的散文不拘泥,开阖有度,注重场景烘托,读了既让人增长知识又乐在其中。

《春风十里雨南闸》描写的是运南闸

在经济大潮中的繁盛景象。淮安有着运河之都的美誉,因运河而兴,也因运河而衰。在他清逸婉丽、流畅连贯、引人入胜、情景自然融合的描述下,让读者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到了千年过后古运河华丽蜕变的幸福盛景。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洪宾每年都会出去旅游几次。旅游的目的为的是开阔眼界,寻找创作的灵感。洪宾去过东北,写了散文《长春掠影》;到过西南边陲,写了《漫步石林》;去湖北写了《荆州古城漫步》。总之,每到一处他都会精心创作一篇游记散文。洪宾感知社会,热爱生活,